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三百十五　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戴璵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公忠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傳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公忠之謂矣盖策名委質抱公滅私臣之道也憂國忘家有死無貳臣之節也若乃居丞宰之重裁邦國之政而能義均休戚節貫屯夷至公以滅私純心而無驕彌綸

闕漏啓納而盡忠扶持顛危周旋而匪懈中立之操至累而益明悃款之誠難至而易見宣股肱之力為社稷之臣亦何代無其人哉自非明允篤誠經德秉哲服膺善道不為利疚者孰能與於斯邪

殷伊尹為相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地名有王離宮焉三年伊尹攝政事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

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伊陟為相時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太戊立伊陟贊言於巫咸贊告也巫咸臣名也巫咸治王家有成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周公旦佐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又曰二公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璧以禮神圭以為贄告於太

王王季告謂祝辭史策祝史為策祝詞也又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阻一作淹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丕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王發之身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王發不如旦多技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故能定先人子孫于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言不

救則墜寶命保救之則先王上有依歸矣降墜也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大卜知吉凶者也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卜兆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籥藏占兆書管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周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

一人天子也茲比也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將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一作簡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二公及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問審然否也成王執書以泣泣者傷周公忠孝誠如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

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亦宜褒有德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築拾也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歲則大熟初成王幼不能涖阼涖視也不能視祚階行人君之事周公相踐阼而治踐履也代成王履祚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猶舉也謂舉為子之法使與成王居以學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是以感喻焉周公還

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匔匔敬謹貌）如畏然成王少疾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姧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故作狼跋之詩）

召公虎為王卿士時厲王出奔彘（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永安也）厲王太子靜匿虎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

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懟（在危險之中）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漢蕭何微時與曹參善及為宰相有隙（參自以戰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故怨何也）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為人廉直門下不受私謁

霍光昭帝時為大司馬輔幼主政自已出帝時八歲也政事一決于光

天下想聞其丰采其後蓋主燕王上官桀與子安謀殺光廢帝光盡誅桀安等光威振海内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魏相宣帝初為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

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令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寖漸也不制不可制節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

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

張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為通有欲謝者皆不之見一日告此人而絶之更不與相見也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後以特進為太子師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露蓍露筮易著于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蓍草名筮者所用也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吉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

孔光安帝時為丞相帝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繇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户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宫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帝從武言北宫有紫房複道通未

央宫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帝不得直道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帝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帝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

傳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旨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執持不可帝重違大臣正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猗違猶依違耳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夫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後漢第五倫章帝時為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

袁安和帝時為司徒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

魯恭安帝時再為司徒恭在公位選辟高第至侯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

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

李郃安帝時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會北鄉侯立郃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

李固冲帝時為太尉梁太后臨朝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

劉矩桓帝時為司空以蠻夷叛免靈帝初復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

陳蕃永昌元年為太傅録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初即位竇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

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

太平

李咸爲太尉靈帝熹平元年中常侍曹節王甫欲别葬

竇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

趙忠監議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

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

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

以下各相顧望司隸校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

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
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
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宴駕
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
若别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
與賊并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
球議作色俛仰嗤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
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

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咸始不敢先
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爾誠與臣意合會者
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之於是咸乃詣闕上疏曰臣
伏惟章帝竇后虐害恭懐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
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
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
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降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
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

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后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在朝清忠權幸憚之

荀爽獻帝初為司空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畧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内謀會病薨

王允初平元年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卓尚留雒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

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
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
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以護羌校尉楊瓚行左
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
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雒陽卓
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
安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
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炤霖雨積時月犯

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内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吕布使為内應會卓入賀吕布因刺殺之及李傕郭汜為亂攻長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駐馬青鎻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傕乃收允殺之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

天子感慟百司喪氣後遷都於許獻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

趙溫為司徒時李傕與郭汜不協傕欲移獻帝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户釋也今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曽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虧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

弗改滅其頂𠫤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故溫掾也諫之數日乃止

楊彪為太尉録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為主崎嶇危難之閒幾不免於害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魏文帝即王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仕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

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

蜀諸葛亮為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繇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

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千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脱辱其鋒鋭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説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

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宫中府

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按劉備以建安十三年遣亮使

吴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津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忠益之言責

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亮與法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亮出駐漢中張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嘗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李嚴嘗有書與亮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

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知於先帝位極人臣禄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喬亮子也今諸將子弟皆得轉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吳顧雍為丞相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然於公朝有所陳

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大帝嘗令中書郎諸雍有所
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
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
退告權曰顧公歡悦是事合宜也其不言是事未平也
孤當重思之

晉安平王孚初為魏太傅高貴鄉公遇害百官莫敢奔
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
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

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嘗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衛瓘為司空領太子少傅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每欲瓘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凌雲臺瓘托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而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

意乃悟因謬言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
張華惠帝時為司空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為
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
之形於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
卞曰卞以寒族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
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耶華曰假令有此君
欲如何卞曰東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
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録尚書事廢賈后於金

墉城兩黄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唯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常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内出太子手書事十餘

使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决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變詐姦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倫既還諂事賈氏因求録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繇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華少子韙以中

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扶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刄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作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

具陳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遂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

王渾惠帝時為司徒時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

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拒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宫

傳祗懷帝時為司徒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為水行之備及雒陽陷没遂共建行臺推祗為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子宣先尚弘農公主乃遣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

手筆勑勵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

王導元帝時為侍中司空假節録尚書領中書監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

無以能奪又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繇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

陸曄成帝時為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會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宫城軍事

何充廢帝時為侍中録尚書事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

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録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温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王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為中書令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

宋袁粲為尚書令與褚淵等受顧命元徽元年丁母憂

莫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
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
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
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
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
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

後魏長孫嵩太帝末為司徒明元帝寢疾問後事於嵩
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則天

所命也請立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為左輔
陸麗文成時受心膂之任封平原王為司徒公和平六
年文成厭世麗療疾於代郡温泉聞諱欲赴左右止之
曰王徳望素重姦臣若疾民譽慮有不測之禍願少遲
迴朝廷寧静然後奔赴猶為未晚麗曰安有聞君父之
喪方慮禍難不即奔波者遂便馳赴
後周竇熾為太傅武帝於太徳殿將謀伐齊熾時年已
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

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為左二軍總管

隋高熲為右僕射兼納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已任

唐馬周為中書令臨終索陳事表草一一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

温彥博太宗時為中書令自掌知機務即杜絶賔容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褚遂良高宗永徽中為尚書右僕射知政事高宗欲立武后遂良將以死爭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曰英公勳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空國之元勲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起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至今日且躬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下見先帝遂謀極言忤旨出為潭州都督

劉褘之則天朝為鳳閣鸞臺三品褘之謂鳳閣舍人賈

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

狄仁傑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

姚元之則天聖歷初為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制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宜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以為然即可其奏近日周興俊臣死後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寃濫邪元之對曰自垂拱已來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毒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自不保何敢

輙有動揺被問者若鼈又懼遭其毒手將軍張彦昴李安静等皆是也頼上天降監聖情發明誅鋤兇竪朝廷乂安今日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内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収掌不須推問若後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説甚合朕心後則天移居上陽宫中宗率百官就宫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嗚咽流涕彦範柬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

啼泣時邪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年久乍此辭違情發於中非忍所得為昨從公誅凶逆者是臣之常道豈敢出言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忠節縁此獲罪實所甘心無幾出為亳州刺史至睿宗朝元之為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涉朝政宋王成器為閑廏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兵外議以為不便元之與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為刺史以安人心

崔玄暐為鸞臺侍郎知政事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日及疾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宫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則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封博陵郡公

蕭至忠中宗景龍中為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訥潛懐姦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拯救至忠處其間獨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中宗亦曰

諸宰相中至忠最憐我

蘇瓌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神龍末韋庶人秘不發中宗喪召諸宰相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納韋温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彦昭及瓌入禁中會議初草遺制遣韋庶人知政事輔少主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宗楚客韋温曰今既通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為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既稱遺制

安可輙改邪楚客及温大忿固執廼行其月相王即尊位下制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翊贊無怠頃者仰惟先帝顧托注意昭明姦回動揺内外危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况藩邸僚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宜准令典司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劉幽求先天元年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崔湜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

張暐請以羽林兵誅之仍令暐密奏東宮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誅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必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陛下命便當除剪玄宗深以為然暐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賔太子大懼遽列上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奏幽求等以疎間親罪死玄宗屢救獲

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暐于絳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制以幽求為左僕射知軍國事

宋璟睿宗朝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玄宗在春宮太平公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内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宫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遂與姚元之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以絶其謀玄宗懼抗表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為楚州刺史及玄宗即位以璟為侍中開元四年秋

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崤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帝怒河南尹李朝隱及知頓使王怡將罪之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蹔以窄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其弊帝遽令捨之璟拜謝曰陛下責之以臣言而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繇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玄宗深善之十二年車駕東巡璟為留守帝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之股肱耳目今將巡雒邑為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

言得失特賜綵繒等物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其見重如此

源乾曜開元中為侍中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帝從之於是改其子河南府參軍弼為絳州司功大祝潔為鄭縣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樞近深惟謙挹恩代官之咸列慮時才之未序率先庶僚崇是讓德傳不云乎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併任京司者任通融各依資䕃分縣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

韋見素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天寶十五年玄宗幸蜀郡見素與楊國忠脫身扈從國忠素無學術不知禮體臨難忷懼迫乘輿出城道路畧無儲備玄宗至咸陽望賢宮榛蕪蔽路官吏四散從官咸怨國忠及次武功之馬嵬驛右龍武軍將軍陳玄禮素以忠正稱乃奏國忠不

臣誅之見素為亂兵傷額玄宗命左右傳呼曰莫傷韋見素仍遣親王以藥傅之遂獲全見素晨夜匪懈忠節逾厲玄宗益親重之

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即位晉卿年巳衰暮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卧私第蕃賊聞之舉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帝自陜冊為太保罷知政事

崔祐甫建中初為相薦延推舉無復凝滯日除數十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有

人謗卿所除擬官皆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所有進擬庶官必須諳其才行者臣若與相識方可粗諳若平生未曾相見即無繇知其言行獲謗之繇實在於此帝亦以為然

齊暎貞元中為相時吐蕃數入寇人心動揺及上將行幸陜暎曰夷狄亂華臣之罪也令人情忷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俯伏流涕帝亦為感慟

陸贄德宗貞元中為相嘗自以少年入翰林㳟幸天子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佗

竇易直文宗朝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舉即無所避

韋處厚為相太和元年四月宰相等於延英既出再召處厚獨對一刻餘時宰臣啓事得請之後往往中變是日處厚與裴度竇易直同對既而從容獨進曰陛下用

臣等為宰相使參大政前後論奏皆蒙聽納近日雖云不阻然臣等既退尋多改易事若出自聖旨則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與別人商量則臣等不合更居此位且裴度以元勲舊德歷相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易直以忠厚長者輔佐先帝陛下亦當委付微臣是陛下首自選擢用非因人所言不從臣合先退乃再拜陳乞帝瞿然曰卿何事邪朕知卿合作宰相也昨內難既定朕以人望所屬用卿不疑軍國事多方

所倚賴今即辭免是彰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謂朕何
慰勉久之而退既出延英門遽命中人復召處厚獨入
諮訪移時畧開陳理體者數百言其要以旌别淑慝修
舉法制為請因復懇言裴度勲大望崇且其心忠蓋可
以久於任使帝欣納焉
裴度為司徒中書令及薨文宗怪度無遺表中使問之
家人進其藁草其旨以未定儲位為憂言不及於家事
魏謩宣宗時為户部侍郎平章事謝日奏曰臣無稷契

之才驟叨社稷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傅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帝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蓍作相之日率先啟奏人士重之

梁敬翔為相及劉鄩失河朔安彥之喪楊劉翔奏曰國家連年遣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將怯亦制置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宮之中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

量敵之勝負哉先皇帝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獨不得志於敵人今寇馬已至鄆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諭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縗統衆於今二年每攻城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嘗如此俾賀瓌輩與之較力而望攘逐寇戎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所宜詢於黎老别運沉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於邊陲效試未帝雖知其懇惻竟以趙張輩言

翔怨望不之聽及王彥章敗於中都晉人長驅而南末帝急召翔謂之曰朕居常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為懟且指朕安歸翔泣奏曰臣受國恩已及三紀從微至著皆先朝所遇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以臣愚誠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為將臣已極言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即至段凝限水欲請陛下移居避敵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不果決縱良平復生難以轉禍為福請先死不忍見

宗廟隕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及晉主陷都城有詔赦梁氏臣僚李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新君若問具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里第宿於車坊欲曙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巳入廟翔返室歎曰李振謬為丈夫耳朱氏與晉仇讐我等始同謀畫致君無狀令少主伏劍於國門縱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國門邪乃自經而卒

册府元龜卷三百十五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正直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周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斯正直之謂也蓋有為天子之宰居毅假之任庶民具瞻羣司承式而能厲骨鯁之操茂蹇羊之德臨大節而不奪履中道而無二危言抗論進無徒從守法持正事

無過舉靡狗人主之欲而求容悅罔阿貴近之意以紊憲度乃至拍佞邪於公朝拒請托於私室孤立特行無所畏憚積毀羣吠莫之動撓廷議表介石之節板蕩彰勁草之志流風嘉話溢于前聞斯固神明之介福後來之聳慕者已

周仲山甫佐宣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畏強禦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以帝宴時入奏事燕謂安閒之時也帝方擁戚姬也擁抱昌還走還謂却退帝逐得騎昌項問

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帝以留侯策即止而昌廷爭之强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帝欣然笑即罷呂后側耳于東廂聽正寢東西室皆曰廂言其似箱篋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微無也

王陵惠帝末為左丞相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

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令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啑小歃也）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曰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乃陽遷為帝太傅實奪之

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宴飲通家其見寵如是嘉入朝而通居帝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肅敬也帝曰君勿言吾私之言欲私戒敎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帝帝曰汝第往第且也吾今使人名若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

自如如其故也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嘉語其吏也令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帝甚重之帝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嘗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

及章武先帝不侯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　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言富貴當及已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其子彭祖顧得侯顧及身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沮沮者止壞之意也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功臣表云唯徐盧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

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

卜式武帝元鼎中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帝由是不悅式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昭帝時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及賞嗣侯佩兩綬帝謂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帝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侯

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宣帝寢疾以望之爲前將軍與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光祿大夫周堪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太子襲尊號是爲元帝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恭顯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詘于天子也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義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

自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忤猶相違逆也元帝初即位謙讓重改作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于中書也議久不定

何武成帝時為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畧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

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高昌侯董宏希指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帝初即位謙讓從丹言止

王嘉為丞相時侍中董賢愛幸於哀帝欲侯之帝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諫帝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高安侯後日食嘉復奏封事言陛下初即位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共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也共讀曰恭）憂閔元元為用度不足（惟思也）以義割恩輙且止息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鄉讀作向）北闕引王渠灌園池（王渠官渠也又田在城東覆盎門外）使者護作賞賜

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長安有厨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爲賢治器𡏖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宫猶不至此三宫天子太后皇后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于是帝寖不恱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寃獄有飾詞假飾之詞非其實也奏欲傳之長安傳謂移其獄事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鳯以為可許宗伯姓也天子以為相等皆䇿雲踰

冬無討賊疾惡如仇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日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帝乃發怒詔假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嘉下獄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不食嘔血而死後帝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

後漢宋弘字仲子光武建武二年為大司空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令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

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嘗𦆵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侯霸建武五年為大司徒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

趙熹為太尉中元末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

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乃正色横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宫省與百僚無别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内外肅然

袁安章帝章和元年為司徒及和帝即位竇憲北擊匈奴憲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

善騎射有膂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司隸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横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殷高丹等皆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也）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職免官者四十餘人竇

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任隗為司空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

鄭弘為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雒陽令楊光憲之賔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

事帝詰讓　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勑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治弘病比至已卒臨没悉還賜物勑妻子褟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陳寵永元十六年為司空太尉張禹司徒徐防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

平之

劉愷安帝時爲司徒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奸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隲隲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隲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贓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朝廷以此稱之

楊震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

欲令三府辟召故冝有尚書勑遂拒不許竇大恨而去
皇后凡執金吾闕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
王龔爲太尉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上書極言其狀
請加放斥諸黄門恐懼各使賔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
實亟急也前掾李固奏記大將軍梁商即言之於帝事乃
得釋
楊秉爲太尉桓帝南廵園陵時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
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

聞之下書責讓荆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州所部也又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贓罪虐一州吏効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吏奏參取受罪賦累億牂柯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横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没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糺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勝記吏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按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

以報私恵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
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
穰侯擅秦何以尚兹按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
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
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
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蓋鄭詹來而國
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
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

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耳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輙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周景為司空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

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

杜喬為太尉桓帝將納梁兾妹兾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兾屬喬舉汜宫為尚書喬以宫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兾先是李固見廢内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繇是海内嘆息朝野瞻望焉

黄瓊為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兾使中朝二千石

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隷校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

朝廷從之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兾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兾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梁兾被誅瓊復拜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汚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内咸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内外自度力不能正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悺徐璜等

李固為太尉种暠為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冶鑄黄金為文蛇以獻梁兾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

不敢案之冀縣是衘之愈怒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絶暠承以首舉大奸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

陳蕃以桓帝延熹八年為太尉九年司隸校尉李膺遭

黨事考實虜案經三府藩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及竇太后臨朝藩爲太傅錄尚書事藩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共參政事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藩常疾之志誅中官會武亦有謀藩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

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
則羣凶反目禍不旋踵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
今京師貴豎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
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
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禄畏害
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
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
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

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於是蕃武共定策誅中官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宜退絶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典門户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専為貪暴天下匈

句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朝故事世
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
畧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
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
白出西方劉瑜以書勸令速斷大計于是蕃以朱㝢為
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乃奏免黄
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黄門山氷代之使氷奏素狡猾尤
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

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永與尹勲侍御史祝瑨雜考颸辭連及曹節等使劉瑜内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竊是曹節聞之矯詔誅武蕃等

何進為大將軍與太傅袁隗輔政録尚書事時靈帝中平末何太后臨朝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患以蹇碩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黄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奸利

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内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龎紀何顒荀攸等與同心腹

袁滂靈帝時為司徒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楊彪以靈帝中平六年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

一世光武居雒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
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
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
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雒邑今天下
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
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
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
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

數千所幷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黄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少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

獻帝興平元年復為太尉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郭汜饗公卿議欲攻傕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刼天子一人執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建安四年復拜太常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位三公遭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老被病豈可贊維新之朝遂固辭

黄琬為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

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于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弒君于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

趙温為司徒録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虜掠禁省刼帝幸北塢外內隔絶傕素疑温不與已同乃內温

于塢中又欲移乘輿于黄白城温與傕書曰公前托為
董公報仇然寔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
户説也今與郭汜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仇人在塗
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
和觧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
此誠老夫所不觧也于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
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觧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
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温董卓從弟應温故椽也

諫之數日乃獲免

魏董昭明帝太和中為司徒上疏陳末流之獘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切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

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嘆以毀訾爲罰戮用
名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
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
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
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奥交
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
赦雖諷偹之罪無以加也帝于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
鄧颺等

蔣濟齊王初為太尉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之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能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又司馬宣王收曹爽兄弟皆誅之濟曰曹真之勳力不宜絶祀帝不聽臣欽若等曰曹真爽之父也

衛臻為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竒貴臨菑侯臣欽若等曰臨菑侯植也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臣欽若等曰植先封平原侯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

蜀諸葛亮爲丞相後主踐祚以來敏爲虎賁中郎將亮在漢中請敏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令上即位吾闇于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

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吳顧雍大帝時為丞相平尚書事于公朝有所陳及詞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帝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

陸凱為丞相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奸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勵不然方見

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

晉王祥在魏為太尉陳留王咸熙元年司馬文王既進爵為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

以禮吾不為也及入覲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衛瓘武帝時為司空領太子少傅時惠帝在東宫朝臣咸謂太子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凌雲臺瓘托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復有言賈后繇是怨瓘瓘男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

素與璀不平駿復欲自專權以為宣若離昏璀必遜位于是遂與黄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璀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璀位詔不許帝後知黄門虛搆欲還復主而宣疾亡

王導為司空加守尚書令時元帝愛琅琊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于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臣欽若等曰紹明帝不宜改易帝猶疑之導旦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也

成帝時進位太傅拜丞相帝舅庾亮字元規以望重地

逼出鎮江州亮雖居外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强兵趨向者多歸心尊内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後魏古弼太武時爲尚書令參政事時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之入欲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太武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是爾之罪太武失容放碁曰不

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太武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與百姓弼曰為臣而逞其志于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太武遣使者召之

源賀為太尉獻文欲禪位于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烝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享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獻文從之

高陽王雍孝明初爲太傅侍中領太尉詔雍入居太極
西栢堂咨决大政時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
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雍
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
君行不以悛意每覧傷矜視之慚目深知不可不能禁
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内樞無居師傅宜保護聖躬温
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内外朝謁簡
絶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不豫出入栢堂尸

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逐賢良專納心腹威震百僚執傾朝臣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為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為忠廢忝官尸禄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常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常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為而忠意氣淩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

為禍亂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輙違即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寛明臨衆唱議非以勳而賞之懌違權臣之旨望顔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旅為崇訓衛尉身兼内外横于宫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命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寛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祚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去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

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太后感忠保護之勛不問其罪

北海王祥宣武為司徒公録尚書時御史中尉甄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尚書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親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祥等奏

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
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于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
前暉洞鑒幽隱恩斷近習憲軌惟新大政蔚以增光鴻
猷于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
摘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修奢暴聲著內外侵
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甞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
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
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禄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

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黄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凡叨
封知而不言及修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
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
爲鄙詐于兹甚矣不實不忠寔合黜貶謹依律科從請
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
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謂交遊之道不
依常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
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黷皇風塵鄙政化此而不

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勵忠厚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

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

北齊厙狄干文宣天保中為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揔大衆威望之重為諸侯最而性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慚時人稱善

隋蘇威為納言從煬帝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引威于帳中懼見于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

為患耶咸曰玄感麄踈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寖成亂階耳
勞役不止百姓思亂欲以微諷帝意竟不悟